



事文類聚外集五十一卷十三

新宮城書藏

1203  
171167  
39



門 4 3  
卷 167  
第 39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一

南江 官大用

金陵 唐官春

諸州刺史

此係或刺史官名有因循

漢書地理志曰刺史官名有因循  
大吏之官也  
漢書地理志曰刺史官名有因循  
大吏之官也  
漢書地理志曰刺史官名有因循  
大吏之官也  
漢書地理志曰刺史官名有因循  
大吏之官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一

賜蓋文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 諸州刺史

此係載刺史事若內帶守字並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安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

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建武十八年復為刺

史十二人各主一州魏世州牧降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

都督輕者為持節督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惠帝

利 26 29

加 171 卷

東京 諸州刺史

東京 諸州刺史

五... 卷之十一... 惠帝...

未乃併任非要州則軍用刺史宋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

猶參覘也梁州刺史三千石後魏天錫二年諸州置三刺史

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士也後周大象元年總

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

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

之唐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刺史一員

從三品中州一員正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宋沿唐制置

諸州刺史元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羣書要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刺史古諸侯白六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播糞黃之政必務六條同上於吏有

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白居易制陸刺大州龍溪除

趙哲制使各州刺其選尤重曲阜行趙長制并升竹使之名參

壯和門之重胡文恭行郭元義制特陞藩刺 遙分行使符並

同上遙兼刺舉之號曲阜行趙仲制

四十專城居古詩岳牧用詞人

賜金紫

溫璋進婺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彙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

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車蓋

黃霸爲福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三尺

特進五階

崔謹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進加司空

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爲刺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爲治廉威進加司空

奏課第一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題贊善政

盧渙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外旣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陸家風

褒賜敕書

尹思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靈榮亂朔方震驚思貞撫循境內獨無擾武后敕書褒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召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歲入幾三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開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爲生祠

立碑頌功

高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爲潞州拜承簡刺史治堰城始開屯田利防庸瀕潞綿地二百里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奪戰勞承簡夷其丘垓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行禮有寢食將吏立碑頌功

芝生州署

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爲貲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

秬生于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弗不及耕燧止權調將吏有覩者厚爲禮瘞是歲秬生于境人

賴以濟

入境輒雨

裴寬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谷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或餒死者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虎不爲暴

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奔發民壯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中和樂職

漢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

遽辭去

文學愛人

薛珏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爲本宰相多其計

吏政便民

房瑄乾元元年出爲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弛卽治府爲營吏攘民居瑄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聲流聞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

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公忝高位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一州自試

李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願將一州以自試更授潞州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吏民尊畏

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尊畏

清嚴下畏

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申朝臣為刺史制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惠裕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禮法治下

李頴乞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盜興政亂轉相推寇而建賴頴以安

政條清簡

張鎰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斷獄寬平

鄭惠王元懿徙鄭路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



賜箴人愧

許圍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賊者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飭更為廉士

撫俗賊衰

姜暮仁杲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止

政教之首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弃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

為政嚴明

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檢修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繩檢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以給貧卑

半千禮教

員半千出濠蘄二州刺史不顧任吏常以文雅紛澤故所至禮教大行

夏侯恩政

夏侯恩政

夏侯詵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金有恩惠百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敷政優優

賈琮褰裳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裳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刑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奸乃舉酒飲宴啟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侏儒罷貢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薄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吏罪誠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租入贏異

薛珽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宮數百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珽至悉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歲貢奏罷

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年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贖人爲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人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收豪室稅

李翱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役逋捐繫路亡藉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厥塞大鼎浚泊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徙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民不爲擾

王仲舒爲蘇州刺史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

百姓賴安

薛登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勤守備百姓賴安

絳人賴利

李憲爲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

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爲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瀕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推其贏以完新倉絳人頽刺

大起學校

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

高選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遷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賦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訪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

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長員詔郎官御史分道 巡獲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空員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請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先行以示群臣后說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悉補外

至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所至有績號清吏

至有能名

劉孝恪歷具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雖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改名以褒

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

科定其資

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事澄其源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懷之

絕貴要書

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托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

爲貢舉舍

李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首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

汴橋立木

權懷恩過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將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慙服

五鑪鑄錢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作均水法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漑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替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咸亨初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曰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漑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隄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瀍河引漑公私田汾人皆利之

本傳

營田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二萬緡又奏歲正租庸外宜以時增減為民營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發倉賤直

孫成遷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

還移稅錢

李渤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一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關

浚渠灌田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成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豐稔

治導漑田

孟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闕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廩留均賦

韓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留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令

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訖如休請

河役躬護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撫巡飾屬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

梁驛爲最

裴耀卿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戶寡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爲東門知頓最

餼牽無他

元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詠曰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濟州刺史裴耀卿

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誅破姦盜

李吉甫爲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歿咸言牙城有物慎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厓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

信待羣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且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喻盜自新



馬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撫戎得歡

狄仁傑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士皆奮功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緜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卽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駒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

虜不能暴

馬燧爲隴州刺史西山有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槽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臥治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臥治爲屏蔽也

統衆平賊

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直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著崔玄藉先鋒而自統衆繼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開門偃幟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

會將作樂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眾完故城版築方立虜  
奄至眾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埶須權以勝之遂  
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邀擊  
敗之

縱民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  
史懼賊至馭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  
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 本傳

縱民歸歛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  
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闔部利安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  
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  
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歿百越王生也如得上  
方斬馬劔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  
史

代表公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  
然專以慈惠為本又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  
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揚於陵代之滋行耆老

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流涕

相哭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見碑悲感

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駢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鮑史嚚卽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壘節旁午羽書絡驛走閩禺而持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

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才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改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國謀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年有九載慕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累累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秩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

周召任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  
 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  
 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  
 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  
 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  
 相劉僕射崔尚書訃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  
 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  
 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  
 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遽臨此部况郊海門池浙江三山  
 動搖於掌端靈濤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夷駢檣二十  
 里開四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

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  
 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  
 曠有清江之姿崕峩有秋山之壯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  
 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  
 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  
 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  
 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大之宿孟諸之湄闕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  
 貢絺紵厥篚織纊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  
 鷓仲尼之代樹子罕之弃車

左傳作甲

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

方遘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鴈鷺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署為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為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鹽泉所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叅大政出曜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大歷之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為首遂

列于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壁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胷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媿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自

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子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壽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埤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于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或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

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古詩

元使君

杜甫

粲粲元道州前聖典後生觀乎春陵行歛覽俊哲情復見賊退篇結也實國禎道州哀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壺關寵舊林妙旌循吏德持說庶甞心禮樂中朝貴仁明列郡欽會書丞相筆先賜穎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曩鎮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闡山帶五龍長連帥新恩命天人舊紀綱

奉制漕橋送新岳牧

蘇頌

蓋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郡安政行思矜本風靡屬勝殘有令田知急無紛獄在寬

洛橋餞諸刺史

張說

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預待群方



最三公不遠求

卷之十一

二十二

德壽堂梓

世世

論

恩命天人書餘

望部出異龜卦辰限與王曾輝林潛孤高車轉太常川黃人藉

奉味顯峯日吟緇川想歸

費

貴子即限滌滄會書丞臥筆夫顯隴川金

蘇州陳開山壺關竇書林越越前吏與卦錯或加小豐樂中陳

皇顯峯日吟緇川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二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 治中

歷代沿革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掌兵馬 **漢**因之于定

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治中

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 **晉**因之而省郡丞 **宋**梁

以下如之至 **隋**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

贊治後又改為丞位在通守下至 **唐**而郡丞廢矣武德元年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一

德壽堂梓

改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始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一人從四品

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

官文宗用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宋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河南始置諸州通判

命刑部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金須長史通

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

益杭并智荆南潭廣秦定等州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

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鮮小郡亦特置掌倅貳郡

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

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逮

至景德宋興三十四年戶口寢息解州以滿萬戶置通判自

是諸郡多滿萬戶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減一員紹興五

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典會要置總管府治中正五品

羣書要語郡丞 別駕 郡贊治 通守 佐守 長史 治

中 倅貳 郡政 刺舉所部官並類要 貳藩有職自集 方題

別駕 輿贊郡符 才優佐郡 大邦端佐金同上 半刺上佐

得與二千石叅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杜牧行馬迥制 通倅之

官宋廣平集 通理方州同上 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陳子昂代

表 宜膺受命之寵復踐端寮之列劉豐商州史制 早題坐於端

察

常集

居半刺之任

自六帖

以贊元功

國語

分乘倅車

胡文恭

行張士燮制

分駕別車

周世南等制

分倅州治

陳湜制

王之倅

車

倅乃副車合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太守之副別駕長史

司馬通謂之上佐

耿源

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

拜刺史答拜

耿林

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揖但令上佐

知州事

大曆十二年制

武帝詔州郡佐史自別駕長史以下皆

刺史太守自辟

通典

曰比上佐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

論以課最

盧懷謹陳時政

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

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

耿源

詩句半刺已翱翔

杜寄岑長史

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

州佐

晁無咎賀子瞻移守廣陵

展驥旌時傑談難美代賢

許州宋司馬

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

我透愚分竹使與君談笑困蒲鞭

坡送翟倅

童子遙知頌儒袴

使君先已洗樽壘

坡送賈倅

池陽實天藩佐車屈時英

朱晦庵

欲問君王乞符竹但優無蟬有監州

雄

風流半刺史風流別駕

責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

同上

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入興便

成章

劉禹錫送王司馬

風流別乘多才思

坡

朱紱白銀章上官

佐鄱陽

李白送弟都陽司馬

半刺豈能淹驥足一封行下瓦龍

墀

吳芾送何倅

翹材必定延林叟宣室終須記買臣

陳后山送

王定國倅河南

分麾共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關天

唐子西贈

丘倅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二

三

德壽堂梓

晉書卷之二十三 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銅印黃綬

郡丞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

晉職官志

車緹油屏

黃霸為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任車半刺

庾亮答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為荊河州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璟題駕輿曰陳仲子生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姓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同上

緋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峴為涪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御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二十三 唐書卷之二十三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此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爲按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呵禦

蕭得聖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

蘆生三節

李全忠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恠歟建曰蘆茅賴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

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可舉死三章推全忠爲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刀授三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歎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也

用從事爲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別駕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焉耳

世談

命處士爲

晉桓冲温之弟也為刺史命處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皆為司馬

裴懷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瓌魏元忠張嘉貞金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白居易皆為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眾仁愿一切皆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雄飛

後漢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後官至於三公

當展驥足

蜀<sup>所</sup>統以從事守禾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sup>治中</sup>

顧球速步

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顧和字君孝<sup>顧和本傳</sup>

許丞免逐

前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

者意

委任腹心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腹心之任并摠幕府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為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任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類要

洛陽主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蚤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邦國別駕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眾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荆楚才

羅含字君章桓温臨州轉別駕温常集僚佐問羅生何如人時有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

吾家駒

顧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與吾宗者此子也公孝始為別駕遷尚書令又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改名千里

趙軌酌水

事文類聚

卷之二十一

七

趙軌酌水

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隋趙軌 別本作張軌 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功最優  
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  
而飲之

###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  
大水宜令民預爲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或聞亦有  
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  
天比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漏十余丈漂壞屋舍所害數千  
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 岸幘嘯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幘嘯詠曰我  
方外司馬也 通典

### 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徵召管輅一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  
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爲別駕

### 督屬風俗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  
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辨告督屬風  
俗翕然爲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 破碎奸猾

王志愔出爲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徙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使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  
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王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  
帝喜詔有司告于廟

引咎自撻

蘇長史歷陝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不

單身襍被

蘇瓌轉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身襍被自將

老幼出迎

裴懷古爲并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召爲左羽林大將未至  
官還爲并州人皆携扶老幼出迎

甚有惠政

唐黃敦實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曰政在養民義須存恤

同宣教化

唐以堂吏朱儉廉爲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傲駁曰別駕古爲治  
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  
以人吏兼副政之名

續通典

散粟活人

李臯字子簡爲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  
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外安暇  
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  
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開倉賑給

張須陁爲齊郡丞屬歲飢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敕不可擅與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隋書

### 開廩賑民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時假刺史開廩賑民卽自劾元宗赦之

### 決渠溉田

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 唐彬公亮

晉書唐彬檄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正救違闕盡規誨以納諫不顯言以彰王當朝正色焉

### 元忠嚴明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 所至廉介

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希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 爲政仁恕

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

治之而已必刑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政條簡肅

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

文思益深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因其堙厄感至一寓諸文久而

文思益深

以戎服見帝

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

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敕齋草軍中論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

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宜得英儒

管寧辟文云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翠別駕者明使君

之羽翼宜得英儒

有宰相器

宋富文忠公弼從王魯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

議者以為宰相之才召還 東坡作行狀

有台輔量

宋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其

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 直齋實錄

得秉鈞材

事文類聚夕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呂許公通判濱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謂王沂公曰此人異於  
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議知之如不稅  
農具數事卒與沂公金相言行錄

以賜對除

太宗朝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稱旨五月除少卿六月知  
樞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席益奏州郡置倅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貳政出則按  
縣中典會要

改府判稱

高宗日曆常同劾陸寘疏云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

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東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寘始也

入直史館

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西京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

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西京轉運使

不買賈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  
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  
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同上

號稱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談苑

爲文戮鱷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其患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人貢使者驕橫發弊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言行錄

抗罷內侍

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之是時童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仁宗實錄

受命佐公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和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朕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仁宗實錄

使我監郡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州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嘗嘗常求補外郡人問所欲何郡但曰旦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矣

左右其政

趙清獻公行通判泗洲泗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於已者守得以善罷言行錄

裁濟以寬

蔡文忠公齊通判兗州太守王璘治政嚴急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同上

戮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命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于御史鞠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言行錄

籍郡司吏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實獄籍其家賦萬計杖而黥之詹定庵齊昭遠墓誌

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通判陳州范仲淹言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為忠九廟通略

自實粟數

魯齋字子固為通判歲飢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言行錄

除筭農器

呂夷簡通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仁宗實錄

言置常平

王文正公旦通判鄭州建災置常平倉以柳兼并言行錄

請擇儲貳

司馬光通判并州上疏請擇宗室賢者攝儲二疏三上一留中二付中書東坡集

策獻平戎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陞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方元昊之叛也條上利害八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事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老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涖之涖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  
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  
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  
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  
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  
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憂隱者予佐  
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  
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  
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是出於再生仍復前官  
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  
官再紀才貳郎曹八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  
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  
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奸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  
副東求不能効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  
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消塵陛對之間未  
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  
及暮年擯弃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  
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邑廣  
之冠擡擇湖湘之守俸俾從狂筦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



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其盡粹報君雖一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空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與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摹宏遠豈歷代明

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寔來適二千石缺併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于有政見謂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頽朽懼將壓焉竹木瓦甍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僦工藏事七月乙巳落成拓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堂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堂爲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詩荒唐爲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

破拘孿之義得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故有風  
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  
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 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  
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事其末云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  
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  
余出官於抗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  
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  
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疎輒  
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旣以爲

然谷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踈達  
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  
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  
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  
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  
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  
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  
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  
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  
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咨夔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宣城孫君若蒙正叔爲成都宰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闢幕府于劍外緝忠哀益正叔參焉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其軍介梁益拓表撐裏自昔號重鎮中興後臺閩鼎立又重郡太守印綰以部刺史丞二非他郡比也舊有解郡治東歲庚辰合爲太行臺郡治麗于漕郡丞張儀無與歸濡需而游窶窶而泊吾腹果矣他不暇問正叔以爲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掖什碑摩挲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軌利當孔道故崇大其館以羸客使其後郡將兵鈴迭堂屋薄近復釐爲四五以盧僑士叢猥族紛左侈右壓庭下老木數章突兀輪囷猶有百年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諸長長曰可哉翼衛以從張故以新廸晦以明堂序有嚴官府具體旣表舊扁諸大夫相與落之三邊無塵野無遺秉可信眉一醕矣書來屬余以記余謂天壤間孰非傳舍閱人之地况毀室於鶻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已者未足爲正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世故節節中窾卻其言利者怨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與慾損之棘也氣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不焦震之不碎者惟一誠實而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真者不可矯昭者不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學故書加定十六年六月朔洪某記

重修通判廳記

劉克莊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卽東廡爲門坐則面墻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旣至則曰廳痺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獨銜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爲賤業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吳退避自託於聾承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術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爲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二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駟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邁

陳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鳴爲大龍甲五世祖莊肅公相永昭陵馴至高曾太父身榮若廟告咸都帝師昨巨邦信史景鍾垂徽邁烈故竑夫以邃清學士于年未壯徹籍中朝天子以監潯陽郡事所馮厚矣而竊竊然不得願今三十二年誦詩讀書掇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旣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楊子雲所擯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藏飫覽而腹中務與甕牖桑樞

者卒向所固然槩不錄視詭塗并轡追尾儒先不暇懶也而予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在是吾願朝夕焉官之長遲吾來廝與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別子子何以幸教予懍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者傳經誼振儒術其蔽文而腐業吏道者熟法制商功利其蔽暴而刻自游夏之文學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宰於莒父鳴絃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人者哉此今之士起家一官主簿尉于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悴恬愉繫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戢耳治中于某守于某地之侈民之夥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進此俗吏戢耳立縣若郡者舉不自効數聞有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圍拱而笑之至使民重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學者蔽民倍蓰於俗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入也不少矣竝夫俠於文方將憂青冥凌閬風與瀛洲玉堂人曹游願先致志於所蔽江於饒山之椒可以望會乃日甲引導而丁可稅也舉措之必聞猶鳴雞吠犬然尚毋忘今日意竝夫領此言則敘而送之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闖釁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驃勇士務刺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

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叔祖知錄作

呂伯恭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  
 遙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艣當家多勝事此役可兼取  
 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况持別乘權  
 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  
 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抱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嶺南鏡面平  
 論賞駢圭組臨分一盃酒不為離愁舉

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有筆歎無人今有此  
 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壁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  
 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小緩雲間翮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

事文類聚夕集 卷之十二 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春風玉筍催  
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凌烟再寫進賢冠

送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鬚鬢蒼料飛不  
入鷓鴣行狂卒叫譴民震擾不勞笑談斯須了皇上方披輿地  
圖煩公赤手繫單于捕逐虎豹公則老坐運籌策君尚少

送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太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膽通守淵涵空古來人才  
在寒士皇家人才在宗子君看二趙作廬陵寬猛晦明兩相濟  
太守已乘八使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二趙俱法從老夫別  
獻中和頌

送文學士倅邛州

王介甫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學筆漢守  
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  
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不訪碧雞祥問君  
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區  
區誇一方

和樓大防

吳芾

貳車真英豪逸如千里驃又如禮樂器肅然在宗廟自應輔明  
時與國增光耀胡爲佐一州從容陪坐嘯  
律詩

送俞叔奇通判會稽

吳伯恭

鳴騶前日餞出使撾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羨  
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  
啜破臘箭茁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尾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  
萬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留別蘇仁仲通判

周必大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光曾共賞三春樂  
事未全踈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  
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介甫

淶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薺正芳新聚泛樽前  
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及俗樂事始關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  
北宸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王介甫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可為余嘗憐洛  
民鳥齒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為談者強高議不同俗成功人  
始思夫子到官日忽忘吾此詩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州

楊廷秀

淡墨倫魁正少年蓬山壁水得詩仙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  
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秋月真聊  
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送張倅

孔毅父

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



期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為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造朝

洪邁

打鼓發姑熟送君朝帝鄉風流夸半刺耆舊憶襄陽別酒不成醉征釜能底忙只應旗脚轉趁此麥天涼

我欲菟裘老推排強典州同官有才俊坐躡得遨遊便作烟霞去知難郡縣留畫船看不見江水自東流

送趙富文彥博倅洪州三首

周必大

黃夜雨天  
期集分携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梅

章第一人

南浦飛雲繞棟樑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送王嘉編修通判洪州

周必大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張良南浦雲應碧東湖柳正黃古人求別駕不是薄星郎

送楊敬之倅湖南

李涉

久嗟塵匣掩青萍見說除書試一聽聞君却作長沙傅便逐秋風過洞庭

送權郡詹通判

劉克莊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魯論身居恭叔里心在晦翁門貧士來遮

路詩人送出村君能齊得喪何必戀華軒

餞荊州崔司馬

韓退之

茂社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辰居稍發俗人履將題別駕輿明年徵拜入荆玉不藏諸

送梅子明學士通判餘杭

張耒

晉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廬借問太守誰子雲蜀明儒相過不妨飲坐臚治有余

送向國博通判桂州

范文正

遍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覃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送從弟宣州長史

李白

爾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

# 府判

歷代沿革 **唐** 天寶後有判官之名

未見品秩

**後唐** 長興二年詔

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軍事判官等是時判官多本州自辟舉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 **宋** 沿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諸曹改為士戶儀兵刑工曹祿建炎初復舊制焉 **元** 置總管府判官正六品上州判官

正七品中州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八品

群書要語佐相幕府

白集判官制

學業才畫堪置幄中

同上出

保傳之重鎮之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齊政經

徐騎省

行湘西判官制

貳諸侯之幕

公是行錢藻制

今之俊又先辟于

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

卿者十八九焉

白集温堯卿判官制

藩隅之重委以侯伯軍府

之要掌在賓僚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久安

實在參贊

白集路費等桂州判官制

尹縣神州治甚簡便運籌

盛府言必端詳

表持湘西判官制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

不息亦何遠而不屈哉

白集

詩句

燕臺上客意何如

杜寄李判官

于雖驅幹少老氣橫九州

杜送常評事充判官

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高適別駕判官

良籌佐戎律

岑參

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杜

雲深驃騎幕

杜

送廣州判官

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

崔峒寄楊李郭王四判

官詩

兼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攄

寇拒南省寓直兼充節度判官

蚤赴從軍幕長清外域塵

孫逖送李判官

時稱謝康樂別事漢

平津

李嘉祐送王諫議充留守判官

辟書今日看君去

王介甫

送王僉判

古今事實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人

先逢吉而至率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入為御史

唐楊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

奉充判官

宰相徐商領監鐵奏王徵為叅佐及徵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

以徵舊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荆南節度判官職官分紀

召為校理

葉清字道卿為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還為集賢校理東都事略

俱為判官

唐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王佐才

崔造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李棲楚辟為判官

舍人樣

徐堅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再思每日為鳳閣舍人樣

紗籠中人

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盧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益無公曰其妙擇賓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厚化記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請謁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惟一御史令  
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  
抱器之士用為謀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南憲新書

下州判佐

狄仁傑授下州判佐唐書

文學超邁

推判官各限年任惟文學超邁任不限年後唐長興詔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才思俊麗德宗  
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同

清幹善斷

裴寬以文詞進景雲中潤州刺史韋銑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剖  
斷銑重其才

以健吏稱

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字子駿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健吏稱  
以儒學名

尹洙字師魯以儒學知名僉書孟州判官同上

佐治之才

韋亶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判官得替者尤  
鮮故多關元乃以亶等十五人為之且令縣歷觀其佐治之才  
也三朝政要

不羈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授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為得多才

唐鄭從讜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讜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金唐書

所至風動

為江西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動柳宗元為相國柳氏行狀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子出撰東坡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刻多忌先生事之甚恭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相與歡甚屢平反重獄伊川撰程明道行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

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言行錄

悉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朱文公熹爲守  
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  
樓攻媿集

欲踈蔡卞

陳忠肅公瓘字堂中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而公  
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關俾  
公攝權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  
言行錄

投檄而去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  
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  
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王上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  
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  
不決意宗臣大慙九成投檄而去  
中興係年錄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壁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  
而去桂府尋亂

民得不擾

劉隨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爲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  
隨令環植柳數千萬株以限內外民得不擾  
長編

祥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荆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公少年無或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聞見錄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僉判鎮東軍民冒齶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朱光庭字公掞范純仁帥慶州辟為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蓄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東都事略

夷稱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冤

趙忠獻王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數百將就死



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言行錄

焚王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東都事畧

責美人教旨

麗莊敏爲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官者功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宮中之命毋得施行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永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夫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往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李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

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  
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  
一員合謀而濟美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  
苟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  
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  
士舉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詞章光烈  
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寃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  
四方翕然籍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俗  
民不醇良吏不清廉無日無之公乘軺車日徃月還剖斷善惡  
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  
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檢  
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  
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  
爲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  
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惟公之羞九年十一  
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  
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  
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  
二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俾補亦何二焉袁

生恢恢然哲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隣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  
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于義興哀然見嘉乃  
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  
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  
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  
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  
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  
年冬皇帝郊昊天禮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  
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于  
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  
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表生引廳前軒如暈斯飛植竹新欄如  
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韋公驩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  
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  
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  
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  
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  
乎記中云爾

筠州判官廳壁記

周必大

國家以民之沐威政之藏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  
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  
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爲  
然筠州判官玉牒彥璋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

七月寔來持身正蒞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麗譙內蓋尚書郎趙不遯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爲前政周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旣給竹木又出羨錢四十五萬米百斛俾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財十餘丈博則加倍乃列堂與廳金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二齋榜曰壺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吏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不侈不陋介于二者有古鄉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尚綱堂南夫所創也九月庀工閱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州判官袁德師廳謂前軒翬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遇袁以善袁報韋以誠遂濟登茲今筠守甚賢捐費不吝慕下又賢居之也安善遇誠報賓主兩得思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狗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甫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秦首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畱阮禹誰爭長京兆田郎蚤見招麾下賴君才金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送張判官

杜甫

處士聞名蚤遊秦獻疏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

李白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  
檄如飄風

贈辛判官

李白

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  
馬看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張于湖

珍重清江椽相從五見秋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幕開新  
府蒲帆漾小舟

送斛斯判官

杜牧

蒼蒼烟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  
裏拜文星

酬甄判官

岑參

天子廊廟器迥然青冥姿聞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

餞宋衮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高適

覩君濟時略使我氣填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己  
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凌繡衣嘗節制幕府盛  
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登

寄嚴判官

劉方平

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愛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高適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南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

熊曜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俊人籌議兼刀尺話言在經綸行行弄文翰婉婉光使臣

送陳之邵僉判赴闕

蘇子瞻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服或出五殺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望君留此府助我憐其衰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

贈李文判官

杜甫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須來樹嘉政皆已傳眾口討論實解頤操制紛衆手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

送錢文季僉判

楊廷秀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彥第一人胡爲俯首蓮泛綠如有用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作此客囊篋細碎吾不能玉壺清冰朱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搏風上九天鳳池雞樹只咫尺致君堯舜更努力

贈尚長道僉判

楊廷秀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於王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着莫戀南樓秋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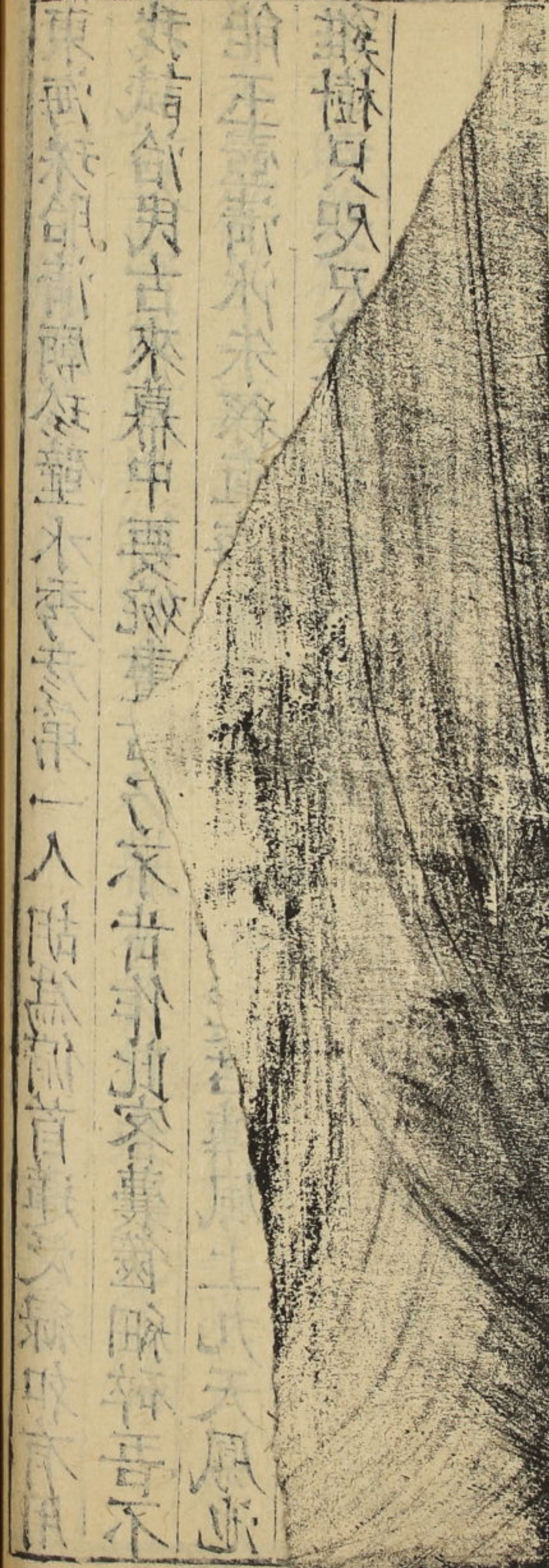
送龐僉判

王介甫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况出群一相開藩管負弩三年通籍更從君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

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二

南江

富太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路官部

# 各路儒學

歷代沿革 **漢**郡國有文學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 **隋**潘徽爲州博士 **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

海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二

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二十六年敕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

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宋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 太平興國

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十百人望賜九

經詔從其請 嵩陽書院 至道二年賜額及印本九經 獄麓書

院 咸平四年鄆州守臣李允則奏獄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

生六十餘人聽誦乞下國子監降釋文等書從之 應天府書

院 祥符二年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為助教國初有戚同文者

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許驥郭承範董循

陳與王厲滕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至是始

有是命并賜院額此四書院之外又有 茅山書院 未建州學

也 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

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余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

鎮始立學他州勿聽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

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 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賜

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近制惟藩鎮立學類為支郡齊以為

言而特許之 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上者二百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

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

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賤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

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

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

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唯大郡有之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外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崇寧四年令教授承務即以上在本州僉判上選人在職官之上建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無教授官州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十三年詔諸州軍並各置教授其禮部長貳正係所隸合依崇寧大觀格法許按劾體量及歲舉改官從司業高閔之請也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他職令提舉司常切遵守從知郢州路探之請也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願授教者聽元符元年詔學官歲一試紹興五年罷試學官科十五年詔試諸州教授自來春始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政和三年

詔八行添差諸州教授

**元**各路置儒學教授正八品散府上

中州教授從八品

**羣書要語**思樂泮水言采其芹詩諸侯類宮類之言班所以班

政教也詩注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諸侯以下立教學之官為師氏周禮正

義師嚴然後道尊記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則小鳴

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同上濟濟多士克廣

德心詩置學官備釋奠禮詔庠塾之儀泯焉將墜唐大詔鄭

人游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左傳橫經師幄知譽處之采休張

于湖上王教授啓其起視學校諸生有所矜式制栾巴倅陳希烈

**詩句**北門塵土蒲衣襟廣文直舍官槐陰山谷短日送簷砧杵

百文類聚十一卷

急冷宮無事屋廬深

東坡

代北諸生漸狂簡床頭雜說為肥梳

東坡送蔣夔代州學官

先生依舊廣文貧

司上次韵趙明叔回

願廣文寒無忘雞黍約

周益公詩

寓居廣文舍

山谷

君勿嘲廣

文同上

側聞賴夫子講道出新貫

東坡廣賴教授見寄

夜談空

說劍春夢猶橫經

東坡送家安國教授

但願斯民均暖律小儒

不歎廣文寒

周益公詩

泮宮先生非俗儒

東坡

不日經筵重坐

席暫時覺舍冷無氈

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

**古今事實**

杏壇弦歌

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

槐市議論

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雍容揖遜議論

槐下藝文類要

為郡文學

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為郡文學

當世明經

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當世少幾

郡國立學

見前沿革

郡縣起學

前漢文翁為蜀郡守及郡縣小吏起學宮設教官使弟子校業  
遂變鄒魯之風

端渠肅冠

陸九齡字子壽教授興國先生端渠履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  
引異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宮矣 晦庵集

正已率人

紹興十三年宗子師閔訟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為教授者先正  
已然後可以率人 四朝國史

作新學碑

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  
提舉慶路學事

言當世務

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  
古以救時弊鄭克撰呂尚書社行

訓督有法

晏丞相留守南京請范公 文正公也 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  
學者皆有法度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  
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涑水記聞

正身律物

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  
大端罷官僚舊戲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  
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

嘉文類聚卷之三

日啓云暮也淵源屬

乃治化本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賈直請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三場科場亦有人才以備采擇同上

有治事齋

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余年弟子以數千計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先收先生作

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言行錄

須擇通經

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十二年已有指揮仍須是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費力切宜遴選也

不撰書啓

政和五年臣察言見任教授不為人別撰書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辯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

不兼他職

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不交壁侍

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朱覲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之交覲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言行錄

不撰樂語

鄒浩字至全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國史

薦為州教

陳師道字無已少好詩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無已為第二或以為高師一着其古文則學曾子固嘗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奇之元祐中薦于朝為徐州教授東都事略

召為直諫

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同上

著文勸諭

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言行錄

升堂訓講

節孝徐先生為楚州教授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

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 同上

列名以進

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皇帝寤寐英賢陳文恭公當國列公

姓名以進旋賜對深合上意 趙筆撰施大微師點行狀

聞風而至

中第郡安簡公亢守鄭薦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益有

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嚮儒近臣言公行宜居

首善之地有旨延和殿賜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楊龜山撰曹肇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漳州教授廳壁記

朱元晦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架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何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噐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織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小大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攷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

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以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朱元晦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具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幾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益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攷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躡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足以使之知

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斬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礮石於堂致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帥師其民者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元晦

今教授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者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問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自勉進於學

上韋中立書

柳子厚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爲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狀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  
世果群性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  
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  
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  
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羣日以召闢取怒乎僕自  
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  
呶呶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頰憤愈不可過矣平居  
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  
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  
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福州教授壁記

洪邁

自慶曆詔書郡國大抵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繇熙寧始然服  
頴以南單山小州若彼邊初郡或自詭偏父或生長兵間雖與  
聞德音或謙讓未遑也至崇寧大觀乃極盛凡版在戡方者必  
建學如中州教授雖秩卑吏部勿敢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

多至四三員文風張施古無有也陛下宅天命蓋十有六載立  
太學置博士悉還太平之治而郡國立學除吏復一切如先朝  
時福於東南最大爲督府自平時最多士故領袖學官者員多  
類以進士高第得左官錚錚搢紳間者爲之紹興十八年十一  
月癸巳番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劉祥至邁一取徑路得  
一第劉君以易書合上意願得之皆非所謂高進士選者懼不  
稱時相與言曰我曹特幸耳若又飭其家而飢其徒弗學之問  
不可乃旦旦坐直廬稍挈綱維直補破壞凡泉谷之在民未入  
者上諸二千石悉索之移長度於計臺取振其所乏詹廩頗益  
實我冠東帶朝莫必謹毋敢不謁而歸既略定有士前曰自吾  
學張官至今若干人名數且在倘仍弗紀錄具其年多而莫知  
也願石而刻之予曰誠然吏以文書來頃而籍至則某人某人  
皆在不遺於是志諸壁而由夫林君迪始十九年正月記

上任德翁序

唐眉山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俊遊  
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  
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  
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  
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欵密處  
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  
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於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  
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劔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刺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錐  
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稱之曰斯人也  
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  
書以爲序

送吳教授序

張于湖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  
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錄錄者出於他州足以長雄故能  
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攷而後貴也吳氏子鑑舉  
進士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不果則爲之延譽  
一時名聲籍甚分教彬州學舍謂鑑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  
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與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  
未足道鑑也蓋尚友古人蓋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  
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石鑑也

答方教授書

呂伯恭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旣荷開  
論反覆之勤闢然不報益重踈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  
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旣得窮理之大旨矣竊  
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  
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  
旣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  
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足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

警者誠爲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  
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  
荒之外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有來于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  
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  
所當薄其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  
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諭也夫子謂吾無  
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  
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著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益  
未之學伊川論語頗效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  
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  
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乾之書俱不免近於

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而滅果固然  
之理耶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  
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  
原恕

古詩

題羅巨濟教授蓬山堂

楊廷秀

蓬萊藏室盛東都只著古書并老儒後來許事曉星疎登車不  
落問何如廣文先生自有飯諸公袞袞端無羨着脚金坡不作  
難問津木天何足辯作堂聊爾題蓬山此豈有意非偶然登瀛  
仙人多姓許未必先生肯爲伍書生饒舌定可憎此話姑置莫  
葛藤先生諸孫皆王水誦書已作鸞鶴聲請來欵枕細細聽

除鳳州教作詩自寬

唐子西

百函無力致諸公誰說着今承學校之頗訝名字錯宿桑豈無  
恋得治不敢躍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脚屐盡識羨抽窮知爾  
薄豈惟嘲孝先終恐同有若絳紗諒無有首荷聊可嚼

戲簡鄭廣文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  
年坐客寒無匪近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律詩

送金元度教授辭蒲赴部改秩

楊廷秀

金華唐呂兩儒先夜半黃梅君併傳不日經筵重坐席甍時覺  
舍吟無轡引班曉漏槐楓裏出幸春風桃李邊莫遣垂楊知別

恨一篙新漲解歸船

送蘇州教授赴闕

唐子西

三年泮水振洙風俯接諸生屢以容嶺露困時難隱豹巖雲有  
便得從龍

戲陳州教授子由

蘇子瞻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  
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媿旁人羞

夜過舒堯夫戲作

蘇子瞻

先生堂前雪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  
籠愧雲母

戲陳州教子由

蘇子瞻

事文類聚卷之十三 蘇子瞻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三 十五 德壽宮  
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壘壘異似密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  
低氣不屈

和池州陳教授

吳芾

人物今誰似此即今居嚴近贊垂裳未將事業先諸老且把文  
章變一方今日杏壇風似魯向來鐵硯志如桑

錢廣文采芹亭

吳芾

開明後學日升東千里文風一旦雄池上採芹搥水碧帳中攜  
藻映紗紅  
多士欣逢樂育辰一時席上盡懷珍將攀丹桂廣寒裏先採香  
芹泮水濱味道固應甘若薺締章還更豔如春扶持風教師儒  
力我愧當年戾止人

送黃舒文赴欽教

劉克莊

博士文中虎垂髻已定交雅且對紅藥胡乃涉黃茅薄有先生  
飯全無弟子朝猶勝迂闊者是門鍾聖方郊

送方子約赴衢教

劉克莊

博士非如吏巍然道自居諸生趨避席太守揖升車朱筆濃批  
卷青燈細勘書漢廷重文藻行矣召嚴除

寄洪駒父

謝無逸

翼翼魯泮宮國士微無雙行且立教化儒風成一邦

# 推官

歷代公董高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宋從五代  
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置推官一人 元

亦置推官

**蜀**州佳士子王子深入黃茅作從事

**古今事實**

鯁言無忌

韓退之知武寧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言行剛直

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未解褐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

方重自持

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推

其友劉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通畧

有宰相才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

用對曰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邵氏聞見錄

真宰相器

忠獻王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

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胡氏傳家錄

傳家錄

有廊廟才

明鎬字化基薛奎稱鎬有廊廟才遂除開封府推官東都事畧

有臺諫風

四川總領符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推官季壽

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中興係年錄

處事精審

蘇頌字子容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日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其不復省矣

決斷精敏

蘇文忠攝開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言行錄

府事悉咨

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職事爭辯

陳希點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兵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辯立公或馬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子再三竟不能奪固自爾公所書擬望而許之 樓攻媿集

雪冤數人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大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遷為樞密副使 言行錄

活冤四人

薛簡肅公奎授隰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矣 言行錄

舉笏擊蛇

孔道輔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



以為神州將欲驗視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石介有擊蛇笏銘言行錄

作箴諷守

李文簡公燾號吳巖注雅州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

偽印疑讞

趙清肅公并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獻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冷清伏罪

東萊集

韓獻肅公絳為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自謂毋娠宮中生民間於是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為疑吏狀捕驗問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專論奏甚切清遂伏罪復遷戶部判官除右正言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穆修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為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

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一言爲之損益居何以食其官即疆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旣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聽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古詩

送石士志推官赴調

洪咨夔

石友抱奇璞揭來椽吾邦昂然凌霄姿莒鼎獨立扛入幕有此士諸人亮難雙決事風赴谷哦詩雨翻江青山裏研骨黑髮今眉尻世無九方臯誰識驪與驪一朝解綬去船鼓催逢逢闔府少顏色我心若爲降倦游方閉門寄傲但一窓惜別不得餞况能綴羊腔明廷急才俊召驛南逾瀧森森鄧林枝剪拔窮株椿豈其飯牛戚未作展驥龐早晚對此闕華鍾發鯨撞

贈王誠中推官

唐子西

今作劾鼠吏於理誠未穩怒草三千牘馳驛奏龍衣上問今何在  
幕賊補閭苑縱未置青瑣亦應校黃本九萬里扶搖忽若馳  
峻坂

送王林節推之官融水

楊廷秀

桂嶺梅花欲爭發融水帶賓來訪別可憐走馬犯風霜吟徧梅  
花更吟雪云君如雲衣秋健鶻政好搏扶整羽翰

律詩

送高推官

陳后山

先生鍾舊德大府冠群能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稱薦賢餘一  
鶚風記契千燈看挽秦梁攬頭頭數不勝

送俞節推

蘇子瞻

吳興俞君子清如朱絲琴一唱三難息至今有遺音

司獄

**歷代公華** **五代** 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

掌刑謂之馬步院 **太祖** 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

置諸州司寇叅軍以新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  
訟勘鞫之事不兼它職元祐定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州從九

品 **元** 不置司理有司獄獄丞專掌獄事

**羣書要語** 折獄之司 宋廣平集

**詩句** 方策他時執圜扉到日空 廣子西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古今事實

治獄得情

宋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其有材 楊龜山集

治獄稱職

柳開字仲塗為宋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叅軍 事略

選官充代

宋以專鞠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司理叅軍專於推鞠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宜令本州於見任簿尉判司內選明敏有官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罷軟其職可以選官伐

上書論事

張唐英為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 同上

鮮于遜能

鮮于侁字子駿為江陵左司理叅軍慶曆旱求言侁推災異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切直唐介在鄉曲稱其名於上官交章乞薦侁盛言左叅軍李景陽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 四朝國史

王韶受知

王韶謚襄敏為建昌司理時蔡挺提刑江西受知於挺

韓絳喜薦

韓絳喜薦 韓絳喜薦

蔡確字持正為邠州司理丞相韓絳宣撫陝西喜確所造樂語  
薦其材 丁未錄

獄爭不屈

范文正公仲淹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  
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屏上比去至字無  
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言行錄

囚得不死

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  
治之先生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  
之 淵源錄

獄持益堅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  
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  
指為殺女子者理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  
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  
平人 揮塵錄

獄察其寃

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其寃而  
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  
之人益知其賢 李公彥撰陳待制行狀

不預祭藏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二十三 律言堂抄

雍正三年曰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

不兼他職

見沿革

誤入人者批曆

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叅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真有所懲

不勝任者兩易

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爲司理叅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漫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享寔來君才足以爲勇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遑恤乎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庀囚其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於斷弃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具獄于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旣細大之獄不寃而上下

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司農卿林公介寔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報下給緡錢若干即因地度宜市材鳴工願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于良月之末合爲屋一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甃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歸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爲齋曰盡飲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公其名訴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尊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甚於囹圄之入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怒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鏡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某今官某郎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

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  
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故曰守之責  
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  
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矜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  
而前頤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迂就而為  
之使寬者不得吐其臆巧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  
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  
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  
直則移而讞之眾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  
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理官使  
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為心哉夫與鼓瑟

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理曹箴

劉漫塘

錄糾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掾司獄之成  
兩造易惑單辭難明宜脫而收蓋重而輕善者懼矣為惡曷懲  
泰山壓之不震不驚氛霧障之且明且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  
神之聽之福祿來寧

古詩

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莘老以詩紀其事  
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  
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  
彌充



送呂景山虔州理棧

鄭俠

江西古浩壤昭信雄江濱州獄千里平舒慘係閭囂景山之胷  
中曉然烏兔輪敢為虔人賀何以致龍神

# 錄事

**歷代沿革**後漢有郡主簿官晉為督郵皆太守自辟掌總錄眾  
曹文簿舉彈善惡其後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隋初以  
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皆吏部選除煬帝置  
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唐武德復為錄事開元改司錄參軍  
掌府事勾稽首署抄目糾彈部內稽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  
元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 **五代中下州**

錄事三考者注劇縣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不盡置也  
諸府為司隸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中請諸州各置錄  
事參軍慶曆二年河西河東陝西諸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  
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參軍並差戠官知縣及奏舉  
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參軍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  
院庶務糾諸曹稽違 **元**各路置錄事司有諸錄事司達  
魯花赤并錄事正八品錄事判官正九品  
**羣書要語**糾職 周禮 糾司 白六帖 糾繩大郡管轄外臺 勾稽  
典簿書 掌符印提舉列曹糾察群吏 置標府掾任重功  
曹 列服肱之郡居管轄之司 苟非三語之才則忝六聯之  
首 稱其職則事舉績成非其材則官邪政廢一郡紀綱六曹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德壽堂

表則並同上為樞為相何莫由斯權集紀綱大府常集宜列府

聯之職俾展官常之效常集大府要會六聯紀綱常務之委積

擇通才條理而利可析滯明可照奸常集除京兆府司錄制往

參都錄雅有能名錄參制馴置州綱胡又恭制督郵綱祿之峻

郡督郵秉一州之綱任紀綱於州曹同上大和七年中書

門下奏錄事參軍糾察屬縣課責下察紀綱一郡藉其提舉焉

續通典錄事參軍之職掌總錄眾曹管其文案自上佐以意遣

失者彈正以法掌凡諸司察之事平寶司徒儀督郵郡之極位

漢官儀

**糾郡南海湄**常應物為吏專文法陳后山

**古今事實**

廊廟才

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吳錄

御史才

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

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

也喬疑

千里駒

常康成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

常主簿昂昂千里駒乎三輔决錄

一府望

士東亭為相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為一府之望世紀

德壽堂

接以友禮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禮魏志

置在賓席

裴漣為陝府錄參李免除觀察召漣曰素聞公名朝中規友談

公美事置在賓席

榭來設榻

徐穉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徐穉來

時特設榻去則懸之

宗資坐嘯

後漢宗資為南陽太守委任功曹范滂人歌曰汝南太守范孟

傳用陽宗資主畫諾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暉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

成瑨但坐嘯同上

劉君坐嘯

君轉隴州錄事參軍時劉仁軌以宰相之貴持節此州坐帷中

主諾責下君提綱未幾群轄載子劉君坐嘯以為能陳子昂傳

王府君墓誌

仁祖見稱

羅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瑯自江下從事

轉主簿

皓薦陳寔

漢鍾皓穎川人爲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辟太守薦陳寔爲功曹

舉謝譚

吳舉爲會稽守舉謝譚爲功曹

請舉公過

韓紳卿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久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日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

韓文紳紳卿墓誌

諳書錄考

李詳爲鹽亭尉今考爲錄事所擠詳諳書錄事考刺史許之即書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競聞聞困

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

御史臺記

意與天通

杜景佺性嚴正爲益州錄事參送折房司馬之不視事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寢知名

事以幹治

君爲京兆司錄諸曹曰事不敢平而視揖起趨去無敢間語縣令丞尉如嚴京兆事以幹治

韓愈銘張署墓

王煥簡核

益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煥簡核舉爲主簿

玄明政理

劉聰字玄明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郭頤辟爲郡主簿吏

歌曰我有賢后能任玄明政理人殷前趙錄

務在舉彈

劉洪教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事修習也北堂書抄

一以殿最

齊映劉滋執政戴叔倫勸以天下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一以殿最升降則人人知勸映重其言

攝糾愆繆

閻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繆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

撰舉綱目

顏杲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舊史

驚倂忤物

崔信明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驚倂數輕忤物唐

浮險恣威

杜兼拜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兼性浮險恣凶威錄事參軍常賞圍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誣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常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言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寃之

與一府政

公為京兆司錄參軍與一府政韓愈誌重溪府君墓

迎上曹官

政和中尚書省言錄叅充近上曹官續會要

傅公英才

傅忠肅公察李擢少負英才時為青州司錄公掾職事往來淄

青相與琢磨士論稱美言行錄

叅軍詩人

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叅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寮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東坡集

問以邊策

胡則字正調憲州錄事叅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則入

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帝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中書仁宗實錄

乃陳世務

杜祁公知永興軍辟孫甫之翰司錄事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之乃從容陳當世之務祁曰喜得友矣言行錄

求獄脫冤

黃裳字文叔為興元府錄叅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無告甚眾終任不訊一囚樓攻媿集

理獄有能

陳堯佐字希元謚文惠知開封府錄事叅軍用理獄有能績死

府推官 事畧

召為校勘

李垂字舜工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

並同上

舉為御史

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拜為監察御史始講

公議 南部新書

訢屬兼祿

葉顥謚正簡調建州錄事參軍建俗狠而喜訟或積年官不得

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原情諷律必得平亭旁部民間之

有訢于漕臺者輒請以屬葉掾用薦者改宣教郎 誠齋集

獄爭宰相

陳希亮字公弼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字上書言元昊反

宰相以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字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

字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字所上封事付所司共驗不當加責與

宰相爭事不已字由此得釋 東都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汴州糾曹廳壁記

劉寬夫

郡府之有錄事參軍猶文昌之有左右轄南臺之有大夫中丞

也糾正邪愚提舉條目俾六聯承式屬邑知方致上於坐嘯舉

綱維之未振俾側者不敢挾其側奸者不敢萌其奸法令修明

與憲不紊此其任也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

咽喉通淮湖之運漕丞相治所鵝鷺成列地闢土沃兵多甲堅  
人尚矜豪氣率驕蹇有梁園兇苑之遺事當四會五達之通莊  
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爲吏之道不倫他邦滔滔  
來往斷斷阡陌任剛毅則失於突犯守謙卑則病於委隨剛則  
害身隨則弛法貞元以來戎帥自擅威令已出無復國章隄防  
不完徽墨蕩失調補斯任者但疊跡斂手以脫禍爲心何有意  
於勾稽而敢思其職業者哉太和二年瑯琊郡葛公元方由天  
下以至公奉朝廷凡所啓建惟道是適苟踵弊於茲日不分晝  
於茲辰則緣奸積蠹無時而去於是端誠守職以正東邪以儉  
慎律同僚以直方改屬邑綽綽自立職分隨舉故得上下叶和  
遠近修整法有刊定之制軍無侵漁之患人存政舉其在於斯  
游刃恢恢肯綮無滯主畫諾而克勝其任司準繩而無忝厥官  
從容其間進退不苟其爲葛君乎元和中憲宗皇帝勵精理道  
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聞明理後詔有司覈其研否先君  
僕射公時爲司續外郎實專斯寄絕因緣之舉以公共爲先於  
數十人中得君充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知夫公署有記其來  
自遠燦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善惡克彰常絃斯在此  
蓋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葛君以余從事斯文叨官倚相見託  
論撰無愧直書大和三年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無政蒼生



有瘼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奸聲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  
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  
此觀之錄事叅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  
外臺禮隔宜矣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譙臺都上應星火禹貢屬  
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廳壁歎曰官猶四  
序功成者去屋壁無紀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今余叙之天寶九  
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錄事叅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叅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  
政之成敗亦繇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  
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叅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  
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爲錄事叅軍其於勾稽失糾懲謬省抄  
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  
務舉其人困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况潯陽古郡也地方  
千里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  
駕車乘州疊轂聯牆威猛則騰口以飛訕阿懦則腹非而生誚  
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切玉荆鍾之利也恪勤強  
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  
細以作煩不闊略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得其度繇是官府有程  
準案牘無留闕遊我宇下清風凜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  
異之政來領此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興行孝睦  
弁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與羽衣縫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

節目委于有司而不顧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  
寮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士無貴賤尊有道也位無  
小大觀有政也苟素食碌碌俾窮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爲是宜  
書錄事之美于壁間聳善而傲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先是此  
庭此宇荒涼褻黷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廊廡穆然  
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爲首亦所以重績而新  
廳也

湖州錄事叅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衡無私故  
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情毫釐無所  
差束其內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攝於刑憲斯郡王簿有  
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高陽許鎔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  
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隳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  
政令者由關而東郡亦無幾唯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  
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歛  
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君制事以義  
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志不爲強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  
以蒞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至于訟弭而刑  
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闈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  
周秦之甲皆閣手無所敵凡五改火奎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  
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  
遂以功牧于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

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爲防禦使院然後合  
功廩戶三椽之廳移居視印繩墮於此夫簷楹迫則耳目泥居  
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覘於後則湫而陋得無  
泥與昏乎而又褻條雜卉蔭翳階序列衙者亂其次授事者喪  
其局交肩駢足褻禮虧敬君乃命朽人擇壤材敞前檻豁南榮  
砥中唐巖層局設外屏以肅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舊  
增新擁隘咸革列目之物固不完美觀其顯敞則夏奪其暑居  
其奧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道中  
和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應  
用周如水於器方圓無所滯如絲於色玄黃無不入如是則化  
圯爲完易卑爲高益出於餘力乎况君行己之道及物之利其

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飲其  
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  
以夔業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旣始於  
我而載祀莫紀毋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爲我書之無虛美無加  
飾唯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紀廳之始

司刑箴送王牧仲爲黃州錄叅

劉漫塘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惻惻曰彼嘉師于獄之麗  
繫我淑問貌溫氣夷以察其情以盡其辭故曰祥刑非訖于威  
二典旣邈五疵叅互及惑於辭貨誘於賂外牽往還內偏愛惡  
惟明能察惟廉靡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成  
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未息根連株逮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三  
捶楚鍛鍊以成其罪意之所右覆之翼之罪雖貫盈罰不毫釐  
曰吾之明非闇於理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不獲乎上志乃可諧  
意卿一分賤爲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來疾顛  
名義廩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古詩

送李道父辟大名司錄

葉集之

李侯江南英身老自藏器讀書盡百紙落筆必千字况兼熊豹  
姿特負縱橫志棲其望高蹈異世猶一致大明國北門自昔雄  
元帥名賢慎東拔薦引必同類操持紀綱地實藉循良吏要成  
百鍊剛小大須歷試

送程知錄

杜子美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業立薰然耳目開頗見聰明人意鍾老相  
青義動修蛇蟄

送韋諷閩州錄叅

同前

常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職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行往樹佳  
政慰我深相憶

送韋諷攝閩州錄事

同前

聞說江山好吟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  
乏操持必去嫌它時如接縣不得慢陶潛

律詩

喜曹劉二從事見過

胡致隆

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新子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三

建尚參軍

送知錄

方干

八詠遺風資逸興二溪寒色助清威  
曙星沒盡持綱去  
臙角吹殘鑿印歸

送澶州錄曹宋參軍

陳后山

能吏于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餘戰伐  
犴獄寄廉平

送楊錄事充使

岑參

夫子方寸裏清波澄霽江關西望第一郡  
內政無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三

